



平江不肖生著

江湖奇俠傳

下冊

文化圖書公司印行



北京圖書館藏

第八一回 賓朋肆應仗義疏財 湖海飄流浮家泛宅

話說知圓聽了青年和尚那種奇異的報告，即起身走到那倒地的青年和尚跟前一看。燈燭之光照得分明，不是死了是甚麼呢？知圓不由得躊躇起來！暗想：「卜巡撫官居極品，大概他所到之處，必有百神呵護。這彌勒布袋取去，便是他生死的關頭，所以百神要保護他的性命，就得是這般顯點靈應出來，我好消滅殺他的念頭！不過我今日不殺他，來日他必殺我！像紅蓮寺這麼好的基業，一旦敗露不能再在此地立腳，卻教我們到何處更創一個這般穩固的所在呢？他既不肯剃度，難道因取彌勒布袋的人死了，便饒了他放他出去不成？生死原有一定，安知不是這小子應該得急症病死，適逢其會在這時死了！我倒不相信真有神靈如此保護這狗官！我命裡若也註定了要死在這時候，就躲也躲不了！我何不親自動手將布袋提過去？」

知圓這麼一想，立時似乎下了一個決心。才向布袋跟前移了兩步，正待彎腰伸手，猛覺得呼的一陣旋風，房中的燈燭，登時齊被吹熄了；有幾盞燈竟被那風颳倒在地，祇吹得知圓毛骨悚然！連忙伸起腰來，左手捏訣，口中念動禁壓妖魔鬼怪的眞言。這是知圓和尚的看家本領，無論山魃、野魅、鬼怪、妖精，那怕在百里以外，知圓將這種眞言念動，立刻都不能行動！惟有俯首貼耳的，聽知圓的指揮號令！知圓何以有這般本領？畢竟他是如何的來歷？前幾回連篇累幅的寫紅蓮寺，卻沒工夫把紅蓮寺的歷史敘述出來。大概看官們心裡總不免有些納悶！以爲光天化日之下，逼近省會之地，怎的會忽然鑽出一個這般鬼鬼祟祟的萬惡紅蓮寺來？一定是不肖生活見鬼，青天白日在這裡說夢話！

看官們不要性急，這是千真萬確的一樁故事！諸位不信，不妨找一個湖南唱漢調的老戲子，看是不是一齣火燒紅蓮寺的戲？這戲在距今三十年前，演的最多，祇是沒有在白天演的。因爲滿台火景，必

在夜間演來才好看！不過演這齣戲，僅演卜巡撫落難、陸小青見鬼、甘聯珠、陳繼志暗護卜巡撫，與卜巡撫脫難後火燒紅蓮寺而已。至於知圓和尚的來歷，戲中不曾演出。並且當時看戲的，都祇知道知圓的混名鐵頭和尚，少有知道他法號叫知圓的。在下卻破工夫打聽了知圓的一生履歷，正好趁這時分寫出來。

知圓的俗家姓楊，原籍河南人。他父親單名一個幻字，二十五歲上就點了武狀元，專好結納海內豪傑之士。論到楊幻的武藝，能大魁天下，自然是了不得的高強！不過他點狀元的本領，是他極不得意的功夫；他得意的功夫，爲一般會武藝的行家所推崇佩服的，在會試場中都用不著！

他最會縱跳和使放暗器，身體魁梧奇偉，無論甚麼有眼力的人，一眼看去，無不以爲他這麼高大的身材，必然笨滯不堪！誰知他上起高來，竟比獼猴還加倍輕捷。渾身筋骨，要硬便硬如鋼鐵，要軟便軟如絲綿。身材矮人鑽不過去的縫隙，楊幻鑽過去倒像綽有餘裕，一點兒也不覺得那縫隙仄狹了。

尋常會武藝的人使放暗器，儘有準頭極好，百發百中的。然普通祇能近放，不能遠放。就是有力量能放遠的，也祇能在那毫無遮攔阻隔的地方打入；若在樹林當中，及有窗格阻擋的所在，暗器便發放出去，也不能遠，效力是更差了！惟有楊幻的暗器，不拘在甚麼地方，祇要有一線之路，能看得見心裡想打的人，不問上下左右有多少層障礙，他的暗器能照著那一線之路，直射過去。他練習暗器的時候，每在牆壁上掏一個茶杯大小的窟窿，點一枝線香在牆那邊，他立在牆這邊，暗器從窟窿中打過去將香頭打滅。後來練習的日子長了，能在黑夜之中，暗器穿過兩層牆洞，將點在第三間房裡的香頭打滅。凡是有入使用的暗器，他無有不會，無有不精！

他祖傳的產業，原極豪富；自奉卻非常儉約，銀錢專用在交遊上面。祇要是有點兒能耐和聲名的人，走他家經過，或是專誠去拜訪他的，他總得奉送些程儀。若有緩急去求他幫助，看需要多少，開口來，沒有不如數奉送的。受他殷勤款待與銀錢幫助的人越多，楊幻兩個字的聲名也越大！

那時在江湖上一提起楊狀元，不問認識不認識，都得稱讚一聲：仗義疏財的好漢！後來楊幻的家產

被楊幻沒限制的贈送得精光了；在原籍不能居住，一則因為遠處聞名的人，不知道楊幻的處境不如從前，以為永遠是一個可擾之東，源源不斷的來楊家拜訪。楊幻慷慨慣了，一旦沒力量幫助人，面上覺得很慚愧！二則因家境既不寬裕，便不能款待朋友；他是生性好友的人，沒有朋友在一塊兒盤桓，更覺得索居無味！有這兩個原因，祇得離開原籍出門訪友。

這時楊幻的年紀，已有了五十多歲。祇有一個兒子名從化，年已十六歲了。楊從化得他父親傳授的武藝，雖趕不上他父親那般高妙；然不但和他一般年齡的人，沒有能敵得過他的，就是從來在江湖上稱好漢的老手，看了他的功夫，也都得說一句後生可畏，不敢存與他嘗試的心！

楊從化才到十歲，他母親便死了。楊幻也沒續絃，也沒納妾。楊幻一帶著楊從化出門，原籍地方就沒有楊幻的家了，楊幻父子到處遊行訪友。

這日在陝西境內，坐船經過一處很大的碼頭，天色已將近黃昏了。船靠碼頭的時候，楊幻坐在艙裡，推開窗門向碼頭上看熱鬧。祇見離船約一箭遠近的岸邊，有一個大石巖伸在水裡；石巖上巍然矗立著一個和尚。右手撐著一條臂膊粗的禪杖；左手握拳抵在腰間，挺胸昂頭，豎起兩道濃黑如漆的掃帚眉，睜起兩隻光如閃電的巨眼，不轉睛朝船上看著。

楊幻一見面，就不由得吃了一驚！暗想：我自己的身材已是很魁梧的了；這和尚祇怕比我還要高大一倍！這和尚的年紀雖也不小，然像這樣金剛一般的氣概，出門怎用得著撐拐杖？並且看這拐杖的形式，十九是用純鋼打就的，怕不有一百來斤重！看他兩眼露出兇光，下死勁釘住在我這船上，難道曾和我有甚仇怨，知道我今日到這裡來，特地先在此地等候我嗎？祇是我平生並不會見過這樣的和尚，也不曾有開罪和尚的事！我於今也不管他是不是有意來與我為難的，今夜祇小心一點兒睡覺便了！

楊幻心裡這麼思想著，兩眼懶得與那和尚對望了，移向碼頭上閒看了一會；再向石巖上看和尚時，已不知在何時走到何處去了！這夜楊幻父子都不敢安然就睡，準備那和尚前來有甚麼舉動。但是提心吊

瞻了一夜，直到天明，絲毫動靜也沒有！楊幻不由得暗自好笑：「我真是疑心生暗鬼！白擔了一夜的心思，不敢安睡，誰知是偶然遇著！祇是和尙雖不知道我，我既遇見他，倒得上峰去訪訪他，看他的本領畢竟怎樣？」這和尙在此地的聲名必不小，逆料沒有訪不著的！」

楊幻父子所坐的船，是單獨雇的，行止可以自由。因為他父子的目的在訪友，沿途遇著名人、好漢，隨處都得流連。

這日楊幻吃了早飯，即帶著楊從化上岸，專訪本地的叢林古寺，卻不見有那般模樣的和尙。找著地方年老誠實的人打聽，也沒人知道有這麼一個和尙。整整的訪了三日，不曾訪著，祇得罷了！

第四日仍開船向前進發。行了幾十里，天色向晚，又到了一個埠頭停泊。每次泊船的時候，楊幻照例憑窗向岸上眺望。想不到一舉眼，又見那個和尙，仍是與前日一般的眼睜睜向這船上望著，右手還是撐著那枝臂膊粗的黑色禪杖！

楊幻心裡想道：「難道這番也是偶然的遇著嗎？我看這禿驢的神情，逆料他對我必不懷好意！我平生雖不會有事得罪過和尙，祇是和尙是凡人做成的，說不定這禿驢在未出家以前，曾與我有甚麼事過不去！我當時不留意，相隔的年數多了，他又出了家，改變了裝束模樣，我見面不認識他，他是存心圖報復的，自然能認識我！有一句古話說得好：先下手為強，後下手遭殃！他若不是為尋仇報復，使不應該，是這般跟著我，現出這樣神氣來！我乘他不防備的時候，賞他一袖箭，我寧可錯殺了他，不能因姑息之念，反為他所算！」

主意既定，再看那和尙，正掉頭望著後面。楊幻不由得暗喜道：「這真是絕好的機會！」一點兒不躊躇，右手一起，一枝箭早已如掣電一般的，直向和尙的後腦射去！楊幻自以為一箭射在沒蓄髮的光頭上，至少也得射進去兩寸多深，將腦髓射出來！那知道事實完全與理想不對：那箭不偏不倚的射在和尙後腦上；祇聽得啞的一聲，就和碰在鋼板上一樣，不但沒射進去一分半分，反碰得那箭射回來，足有一

兩丈遠近，落到水裡去了！和尚彷彿吃了一驚似的，一面用左手在袖箭射著的地方搔著，好像表示射著的地方，如被蝨子咬著一般的癢！一面掉轉臉來，望著楊幻含笑點頭。

這一來，倒把一個見多識廣、武藝高強的楊幻，弄得不知待怎麼才好！此時船已靠好了碼頭。那和尚便拖著禪杖，一步一步的向船跟前走來，現出滿面的笑容，不似以前那般橫眉鼓眼，兇不可當的模樣了！楊幻這時心裡雖甚後悔不該魯莽動手，然事已到了這一步，吉凶禍福，已來不及計慮了！惟有連忙吩咐楊從化在隔艙蹲著，端整兵器在手；準備和尚一動手時，就冷不防的鑽出來，幫著廝殺。自己也將應手的兵器，安放在便於攜取的地方；裝出安閒的樣子，走出艙來。

祇見和尚已到船頭立著，將禪杖倚在身邊，雙手合十，迎著楊幻笑道：「來者果是楊狀元麼？貧僧迎候了好幾日。祇因不知究竟是也不是，不敢冒昧進見！幸蒙賞賜了這一袖箭，貧僧方能斷定，若不是楊狀元，他人決不能打得貧僧的頑皮這麼發癢！真是幸會之至！」這幾句話，祇說得楊幻的臉紅一陣，白一陣；祇是看和尚說話的神氣，甚是誠懇，並沒帶著譏諷的意味，也不像是前來尋仇報復的，祇得也陪著笑臉，抱拳，說道：「不知大和尚法諱怎麼稱呼？寶刹在那裡？何以知道不才會來此地？」旋說旋讓和尚進艙裡，分賓主坐定。

和尚接著答道：「貧僧法號無垢。這番因雲遊到陝西，在西安報恩寺雪門師叔那裡，聽說楊大居士已動身來陝西訪友。貧僧久慕大居士的聲名，本打算親到河南來拜訪，無奈一晌都不得方便！近來正喜有機緣可以成行了，偏巧小徒從河南回來，據說：曾到了大居士府上，適逢大居士已離開原籍，出門訪友，並無一定的行蹤。貧僧聽了，惟有自嘆緣慳！卻想不到一來西安，無意中倒得著了大居士的蹤跡，所以特地來河邊等候！」

楊幻見無垢和尚說得這般懇切料知決無惡意。忙起身拱手道：「承大和尚如此厚意殷勤，不才真是又感激，又慚愧！大和尚剛才說西安報恩寺的雪門師叔，不知是不是和江南周發廷老爹同門的雪門師傅

？」無垢連連點頭，笑道：「正是他老人家！居士原來和江南周老爹相熟麼？那是貧僧的師伯。」楊幻笑道：「江南周老爹誰不知道，更是不才平生最服膺的老輩！聽說周老爹同門兄弟，並雪門師傅祇有三個人；還有一位田老師，多年隱居不出，外人知道的很少。想必大和尚的尊師，就是他老人家了？」

無垢和尚微笑點頭道：「貧僧俗姓田，字義周。居士所說的，便是貧僧的俗父，已於五年前去世了。」楊幻喜道：「怪道大和尚有這等驚人的本領，原來是大名家之後！我真是肉眼凡胎，唐突了大和尚，罪該萬死！」

無垢和尚擺手，說道：「居士不用客氣，貧僧雖是出了家；然貧僧的功夫，不是在出家後練的，你我都是同道的人。貧僧因聽得小徒說：居士有一位公子，功夫甚是了得，居士帶著一路出門。何不請出來給貧僧見見？」楊幻謙遜道：「小孩子頑劣不堪，怎夠得上說功夫！」旋說旋向隔艙叫道：「我兒快出來向大和尚請安！」

前艙說話，楊從化在後艙聽得分明。連忙放下手中兵器，理了理身上衣服，應聲出來，恭恭敬敬的向無垢和尚行禮。無垢慌忙雙手拉了起來。兩眼在楊從化渾身打量了一遍，不住的點頭笑道：「好氣宇！好骨格！怪不得小徒再三稱讚！」楊幻問道：「令徒是那位？曾見過小子麼？」無垢道：「自然是見過的。」說著，拉了楊從化的手問道：「你今年有十六歲了麼？」楊從化應是。

無垢又問道：「從幾歲起練功夫？」楊從化道：「五歲。」無垢叫著哎呀道：「練過十一年了，難得難得！你也讀過書，認識字麼？」楊從化道：「書也略讀了些；字也略認識一些。」無垢道：「書是從幾歲讀起的？」楊從化道：「也是五歲。」無垢聽了，歡喜得哈哈大笑道：「書也不間斷的讀了十一年。像這般文武全才的童子，除了你恐怕沒有第二個！」楊從化不做聲。

楊幻在旁謙謝道：「大和尚太誇獎他了！小子今日能遇見大和尚，實可謂之三生有幸！得懇求大和尚玉成他才好！」說罷，起身對無垢一躬到地。無垢欣然答道：「令郎合該與貧僧有緣！貧僧在十年前

雖收了一個徒弟，祇是他有自己的事業，不能隨侍左右。多久就存心要物色一個，無如稱我心願的實不容易找著！就是我那小徒，也隨處替我留意，因此見了令郎，對貧僧稱道不置！」楊從化生性極聰明，聽得自己父親求無垢玉成他，無垢已應允了；不待他父親開口，即雙膝往艙板上跪一跪，搗蒜一般的叩了四個頭。

無垢很高興的坐受了。對楊幻說道：「貧僧近年募化十方，已在湖南長沙、瀏陽交界之處，買了些田地。那地方原有一所古寺叫紅蓮寺，規模不大，地形卻甚好。貧僧已從四川、陝西兩省，雇了二三十名很工巧的泥木匠，到湖南重新蓋造起來；此刻已造成一所大寺院了。那地方最好修鍊。令郎既拜給貧僧做徒弟，就得跟隨貧僧到紅蓮寺去。不過出家不出家，倒可聽憑尊便，那是不能勉強的！」

不知楊幻如何回答？且待下回再說。

第八二回 述根由大禪師收徒 隱姓氏張義士訪友

話說楊幻聽了無垢的話，笑道：「師傅知道我父子此刻雖不會出家。卻已沒有家了麼？十年前我父子在河南原籍，不但有家，並是轟轟烈烈、熱熱鬧鬧的大家。自己家裡的眷屬奴僕不在內，就祇每日在我家盤桓的親戚朋友，至少也有四五十人，這還不是熱熱鬧鬧的大家嗎？誰知敝內去世後，家政經理無人，家業便一年不如一年的凋零起來！漸漸供給不起親友，親友也就漸漸的疏遠不大上門了；更漸漸蓄不起奴僕，奴僕也就一個一個的換上主人了！所有相依不去的，祇有這個小子！為人到了這一步，還有看不透的世情嗎？這小子若沒有安頓的所在，我也捨不得就此不顧他；於今既遇著師傅了，正是他的福報！他果能即時皈依三寶，求師傅剃度，我心裡不但沒有捨不得的念頭，並且深慶他能得所！」無垢合十口念阿彌陀佛道：「這就更難得了！」無垢和尚這夜就在船上歇宿。

楊幻陪著談論了多少時事，評騭了多少人物，忽然想起無垢所說的徒弟來。忍不住問道：「師傅在十年前收的那位高足，畢竟姓甚名誰？既到寒舍見過小子，一定也見過我的，我祇是想不起何時來過會武藝的出家人來！」

無垢略沉吟了一下，笑道：「我那小徒原不曾出家，居士如何想得起來呢？居士不是外人，貧僧不妨直說。小徒到尊府去的時候，貧僧雖不知道他假託甚麼姓名，然可料定他決不肯將真姓名說出。因為他身上的案件很多，在河南地方說出真姓名來，多有不便，並且怕拖累居士！居士廣結納天下豪傑之士，張汶祥這個人，居士曾聽人談起過嗎？」楊幻道：「不是四川的梟匪頭目張汶祥麼？」無垢和尚笑道：「除了那個張汶祥，那裡還有第二個張汶祥，夠得上稱天下豪傑之士呢？」

楊幻也點頭笑道：「那是時常聽得有人談起他，說他武藝高強，性情豪俠，實在是一個數一數二的好漢！不過談論他的人沒一個不嘆息他，說他可惜走錯了道路；以那麼好的天資能耐，不走向正路上去建功立業，將來封妻蔭子。卻專一結交川中無賴，成群結隊的販私鹽！聽說幾次與官兵對壘，都是張汶祥打勝了；官廳幾番想招安他，他不但無理，並殺戮了好幾名官員。弄得官府沒有法子，祇好懸重賞捉拿他！我聽了張汶祥這種行爲，也委實有些替他可惜！大師傅的高足，就是張汶祥麼？」

無垢也嘆了一口氣，說道：「凡事不是身歷其境的，不容易明白！以張汶祥的聰明智識，何嘗分辨不出邪正？譬如騎在老虎背上的人，豈不自知危險，急想跳下虎背來？但是不跳下，不得近虎口，跳下來反不能免了！如果有方法能跳下虎背，又可免遭虎口，張汶祥早已改邪歸正了！」

楊從化偏著頭思索了一會，忽向無垢問道：「張師兄是不是三十來歲年紀，長條身體，紫色臉膛，兩道長眉入鬢，說話略帶些口吃的呢？」無垢笑道：「你何以見得這般模樣的是他呢？」

楊從化望著楊幻，說道：「爹爹不記得那個姓趙的嗎？他說姓趙行一，就叫趙一，沒有名字。他去後，爹爹不是很覺得奇怪嗎？說像他這般本領高強的人，應該早有很大的聲名了，怎麼就叫做趙一？而

趙一這兩個字，卻從來沒聽人談過呢？我當時聽得爹爹這般說，也疑心必是有名的人；或者因恐怕敵不過爹爹，壞了自己聲名，所以不說真姓名！依師傅的話推想起來，那趙一不是張師兄，還有誰呢？」楊幻沉吟著沒開口。

無垢已笑道：「倒是你推想的不差！你且說那趙一是何時到你家去的？在你家是怎樣的情形？」楊從化道：「那趙一在三年前到我家，祇歇宿一夜，就推說事忙走了。初時談論拳腳武藝，不肯和我爹爹較量，言動很是恭敬，很是客氣。問我練了些甚麼功夫，似乎十分仔細；後來定要和我交手，我推辭不掉，祇得和他走了兩趟。他卻祇是招架，絕不回手。我見他身體矯捷得非常，祇顧向後閃退，打算將他逼到沒有退路的地方，看他怎樣？祇見他肯貼著牆壁，牆壁就洞穿了一個和他身體一般大的窟窿，用斧頭鋼纜鑿成，也沒有這般迅速，這般齊整！我記得他次日臨走的時候，笑嘻嘻的向我連說了幾句後會有期。」

楊幻說道：「怪不得那人有如此高強的本領，原來是老師傅的高足！我真粗心，當時也不知道根究他一個來由。」無垢道：「居士當時不根究他的來由也好！小徒生性甚是多疑，他去府上原是好意，沒得因無意的根究他來由，倒使他好意變成了惡意！」

楊幻父子這夜又和無垢談論了一會，就彼此安歇了。

次日，無垢帶著楊從化要走。楊幻心裡總不免有些依戀，對楊從化說道：「你的緣法好，能得著這樣的高明師傅，更有那麼了得的師兄！祇要你能不辜負你師傅的栽培，將來的造就，實不可限量！我現在已年將花甲，此後得一日清閒，便是享受一日的福報！沒有重創家業的心，自然沒有再行住家的事，遊到那裡是那裡；在何處死了，便在何處掩埋！」

「你此去但一心伺候師傅，不可想念我！我若有緣遊到湖南，必來紅蓮寺瞧你。你會著你師兄張汝祥的時候，說我問候他。他的境遇，我因與他只有一面之緣，不得而知。不過我十分佩服他是好漢，也

十分愛惜他這個好漢。師傅說他騎虎不能下背，自是實在情形！但是我有一句話奉送他，就是勸他得好休時便好休；綠林祇是好漢暫時存身之地，不是終身立足之區！他既得高師，出家豈非跳下虎背的第一妙法？」

楊從化流淚，說道：「爹爹的話，孩兒牢記在心，遇見師兄便說！」楊幻又拜託了無垢一番。無垢才帶著楊從化作辭去了。楊幻從此單獨一個人，遊蹤無定。不知遊了多少年？何時死在何地？正應了那句不知所終的老話了。

於今且說楊從化跟著無垢和尚，一路並不耽擱的回到紅蓮寺。這時紅蓮寺裡，已有十來個和尚，都是無垢和尚的徒弟。寺裡雖一般的供奉了佛像，祇是並不開放給俗人燒香禮拜。無垢和尚在寺裡的時候，每日由無垢率領著衆和尚做幾次照例的功課；一到夜間關閉了山門，無垢便督率著衆和尚練習武藝。

楊從化聰明出衆，武藝本來在衆和尚之上，無垢更特別的喜愛他，盡自己的能耐傳給他。楊從化一因沒有六親眷屬，心無罣礙；二因年輕沒有損友引誘他入邪途；除學做佛堂功課以外，能專心一志的練習武藝。無垢在衆徒弟中，獨喜愛楊從化，也祇最信用楊從化。寺中有許多內容，衆和尚所不知道，楊從化無不知道。

原來這紅蓮寺，表面雖是無垢募化十方得來的銀錢，蓋造這一所寺院做淨修之所的。實在就是張汶祥拿出錢來，由無垢經手蓋造這寺院，爲他自己將來下台地步的！所以泥木匠都從四川雇來；暗室機關，造得異常巧妙，非深知內幕情形，不但在房裡房外，都尋不出一點兒可疑的破綻來，儘管動手將這一座寺院拆毀，夷爲平地！也不會顯出可疑的地方！是這般建造紅蓮寺的主意，果然不是無垢和尚想出來的，也不是他徒弟張汶祥想出來的，這其中還有一個才高八斗、足智多謀的人物在內！這人是張汶祥的把兄，姓鄭，單名一個時字。

講到張汶祥的事，因爲有刺殺馬心儀那椿驚天動地的大案，前人筆記上很有不少的記載，並有編爲

小說的，更有編爲戲劇的。不過那案在當時，因有許多忌諱，不但做筆記、編小說、戲劇的得不著實情，就得著了實情，也不敢照實做出來編出來！便是當時奉旨同審理張汶祥的人，除了刑部尚書鄭敦謹而外，所知道的供詞情節，也都是會國藩一手遮天捏造出來的，與事實完全不對！在下因調查紅蓮寺的來由出處，找著鄭敦謹的女婿——爲當日在屏風後竊聽張汶祥供詞的人——才探得了一個究竟。這種情節不照實記出來，一則湮沒了可惜；二則在下這部奇俠傳，非有這一段情節加進去，否則荒唐詭怪的紅蓮寺，未免太沒來由！因此儘管是婦孺皆知的「張汶祥刺馬」故事，也得不憚詞費，依據在下所探得的，從頭至尾寫出來，替屈死專制淫威下的英雄出一口氣！

閒話少說。且說楊從化到紅蓮寺有了半年，與聞了無垢和尚與張汶祥的一切秘密。這夜已在二更過後了，楊從化在夢中被人推醒。張眼看時，還彷彿認得出是幾年前在河南原籍和自己交手的趙一。心裡早已明白就是大師兄張汶祥，並非真個姓趙行一。連忙翻身坐起來，正待稱呼他一聲大師兄。

張汶祥已笑著開口說道：「楊公子久違了！還認識我趙一麼？」楊從化已下地對張汶祥叩頭行禮，口稱大師兄道：「自從來此半年，無一日不想念大師兄！」慌得張汶祥連忙陪禮，笑道：「楊公子爲何稱我趙一爲大師兄？」楊從化正色道：「還在這裡楊公子、楊公子，我真不敢和大師兄說話了！那年自大師兄走後，我和家父都疑心趙一不是真姓名，不過憑空想不到是大師兄罷了！所以我和家父在陝西初遇師傅的時候，師傅一提到大師兄曾去我家的話，我便知道大師兄便就是那個假趙一！」

張汶祥道：「我那時連對你說幾句後會有期，你不覺得我是有意麼？」楊從化道：「那時雖不知道是甚麼用意，但已覺得說那話的語氣和神情，都不像平常臨別時照例說出來的套話！」

張汶祥笑道：「可見得凡事皆由前定！我若在那時向你和老伯直說，要引你到紅蓮寺來，拜我師傅做徒弟，十有九是辦不到的，因爲那時的機緣還不會成熟！雪門師祖在三年前，早算就了楊老伯必有家鄉不能居住的一日，所以直待你隨楊老伯遊到了陝西，師傅才來相見！」

楊從化想起自己父親吩咐轉達的話，即將那夜在船上楊幻與無垢和尚談論張汶祥的話，及次日臨行所吩咐的話，都很委婉的說了。

張汶祥聽罷，就窗眼裡向天空恭恭敬敬的作了三個揖道：「楊老伯愛我的厚意，我應銘心刻骨的感激；我祇要略有機緣，誓不辜負他老人家這番厚意！你是我自己親兄弟一般的人，我的事不妨直告你知道。我此刻的境遇，若是出家可以了事，也不自尋苦惱了！」

「在四川，連我自己有三個把兄弟。大哥姓鄭，名時，雖祇進了一個學，然學問淵博，四川的老生宿儒，沒一個不欽佩鄭時的才情文采！並且他不僅文學高人一等，就是行軍佈陣，劃謀定計，雖古時的名將，也不見得能超過他！數年來我輩在川中的事業聲名，全仗他一人運籌帷幄；我和三弟施星標，祇是供他的指揮驅使而已！不過每次與官兵對壘，總是我奮勇爭先，所向披靡；因此我在四川的聲名，倒在鄭大哥之上！其實我輩若沒有鄭大哥運籌帷幄，早已不能在四川立腳了！」

「鄭大哥也知道綠林祇可以暫時托足，不能作為終身的事業。無如手下數千同甘共苦好多年的兄弟，一個個都是積案如山的人；一旦散夥，他們都找不著安全立足之地。望著他們挨次斷送在那些狗官手裡，我們當好漢的人，於心何忍！」楊從化截住，問道：「不是大家都說官府會幾次派人來招安，大師兄不肯，反把官府派人殺戮的嗎？這又是甚麼道理呢？」

張汶祥笑道：「招安兩個字談何容易！在四川那些狗官，那一個配有招安我們的氣魄，配有駕馭我們的才能！既沒有氣魄，又沒有才能的狗官，就不應提起招安兩個字；招安兩字從他們口裡說出來，不過想邀功得賞，打算用招安兩字騙我們落他的圈套罷了！是這般居心，就應該殺戮；何況真敢派人來嘗試？他既存心來要我們的命，我們自然不能饒恕他！如果真有一位有才幹，有氣魄的好官，休說招撫我們之後，還給官我們做，那怕招撫我去替他當差，終日伺候他，我也是心甘情願的！我和鄭大哥都抱定一個主意，寧肯跟一個大英雄，大豪傑當奴僕，不願在一個庸碌無能的上司手下當屬員！」楊從化點頭

道：「這種主意，實在不錯！不過英雄可以造時勢，豪傑之士，雖無文王猶興！以師兄與鄭大哥這樣的文武全材，祇要有了這個改邪歸正的念頭，將來一有機緣，飛黃騰達，自是意中事！本來也不能急在一時，更不必急在一時！不知那位施星標三哥，是怎樣的一位人物？」

張汶祥道：「施三弟麼？論這人的本領，文不能提筆，武不能揮拳。祇是爲人誠實，外不欺人，內不欺心。現成的事教他去辦，他是能謹守法度，不能將事情辦好，也不至將事情弄糟。若教他去開始辦理一樁事，那是不成功的！我和鄭大哥就愛他爲人誠實，不知道世間有狡猾害人的，並不相信世間有狡猾害人的事。他跟著我兄弟兩個，總不至有上人家當的時候，若離開我兄弟兩個，他就不行了！」

楊從化問道：「聽說師兄在四川，也時常攻城奪地，將府縣官拿住斬首，是不是確實有這種行爲呢？」張汶祥道：「這不算稀奇！攻城奪地，殺戮官府，也不但我們這一起人！凡是幹我們這種行業的，總免不了有與官兵動手的時候，既動手就有勝負；負則逃散，勝則奪取城池。不過祇我們這一起的力量大些，從來不會打敗過。所以外面的聲名鬧大了！」

楊從化道：「那麼，師兄在四川佔領的城池，應該不少了？」張汶祥笑道：「誰去認真佔領，和官兵打一個不歇休呢？我們若和官兵認真打起來，是無論如何討不了便宜的！我們的人，一陣少似一陣，一時沒有增加添補，官兵是可以有加無已的。惟有飄忽不定的一法，可以對付官兵！做官的人，誰也不願意打仗；祇要目前安靖了，就得粉飾太平，邀功討賞！便明知我們藏匿在甚麼地方，他也不顧問；不是面子上太過不去了，決不至與師動衆的和我們相打！我們也祇求生意上可以獲利，又何苦無端去找官府爲難，因此才能兩下相安的過下去！」

楊從化道：「此刻師兄到這裡來了，於那邊的事業沒有妨礙嗎？」張汶祥道：「久離是不妥的，有鄭大哥在那裡，大致還可以放心！這地方就是鄭大哥出主意經營的。鄭大哥也多久就料定做私鹽不是長遠的局面，不能不趁這時候，積聚幾文血汗錢在這裡，作將來退步的打算！但是我們三兄弟的聲名鬧的

太大，萬不能由我三人出面購產業！而這種銀錢上的事，又不容易託付得人！鄭大哥想來想去惟有託我師傅，因他老人家是個出家人，銀錢可以由募化得來，不必定有出處。若在俗人，憑空拿出許多銀兩出來買田購地，旁人看了，沒有不生疑的！旁人一生了疑心，就難免不查根問底；萬一露了一點兒風聲出去，我三人便枉費心機了！我三人將來的下場，十九得依遵楊老伯的話，以出家爲上！」

楊從化道：「我的母親早已去世。父親雖健在，然風燭殘年，且萍蹤無定，今生能否再見，尙不可知！是則有父也和無父一樣！兄弟妻子更是無有，難得有這出家的門路！我一晌打算求師傅替我剃度，師兄的意思以爲怎樣？」

不知張汶祥怎生回答？且待下回再說。

第八三回 求放心楊從化削髮 失守地馬心儀遭擒

話說張汶祥聽楊從化打算出家的話，很高興的答道：「賢弟能出家，是再好沒有的了！不過出家容易；既出家之後，又想返俗，就太不成話了！賢弟此刻年輕，有幾件出家人最難守持的戒律，還不會經歷過，不知道艱難。所慮的就怕將來守不住出家的戒，以出家人造在家人所不敢造的孽，那就不是當要的事！賢弟若自問將來能保住決不至有犯戒的事做出來，那麼出家真是再好沒有的了！」

楊從化問道：「將來怎麼樣，我不會經歷，固是不知道。不過我得問師兄一句話，祇看出家人最難守持的戒律，是由旁人逼著我使我不能守呢？還是由我自己忽然不能守？」張汶祥笑道：「那有由旁人逼迫犯戒的事！出家人犯戒全是由於自己沒有操作的力量，與旁人無涉！」楊從化道：「如果是由旁人逼迫的，我倒有些害怕！因爲我的能力有限，強似我的人多；若遇著一個能力強似我的人，要他逼迫我做犯戒的事；我拗他不過，又不肯拼命保守，那就難免不被他逼的犯戒！至於沒有能力強似我的人來逼，